

繁星坠落前

一

乔伊努力挪了挪身子，才勉强把自己从沙发里拔了出来。他扶着腰叹了口气。人一过了三十，就像是翻过了一个山头，身子一天差似一天。二十多岁时的乔伊虽然算不上玉树临风，但起码也算是个干干净净的小伙子。可一年前他的肚子便开始缓慢却坚定地膨胀，松垮。为此他远在洛杉矶的父亲健在时经常喜欢借此打趣，说乔伊一定是把自己当成了自己的妻子：只有乔伊朋友们的妻子才会在这个岁数肚腹隆起，况且，里面的不是脂肪，而是下一代的血脉。想到这，乔伊自嘲地撇了撇嘴。是啊，自己到底在等待着什么呢.....

电视里，达人秀众评委单调的声音在盛夏的加州显得枯燥恼人，尤其在这间略显拥挤、空调明显半坏地嘎嘎运作的出租房里。乔伊扶着腰，竟一时有些怅然。

不过世界总是善解人意的，对乔伊先生自然也不例外。一股强烈的干渴把他从回忆的泥沼里拉了出来，提醒着乔伊从沙发里站起来的目的。他被干渴牵引着打开冰箱，飞也似地拎出一瓶根汁啤酒，一个仰脖便喝到了底。这乔伊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的年轻岁月。说来也怪，不知是喉结的缘故，还是这个动作可以凸显乔伊漂亮的肱二头肌，那时的自己最招小姑娘喜欢的便是这个仰脖喝酒的姿势。不过，乔伊想到这突然一顿，这从来也没有引来艾米丽哪怕一次的目光。

乔伊锤了锤自己的头，搞不懂为什么今天的自己变得这么多愁善感。虽然在大学的时候自己的确算是个半成不就的诗人，但自从自己当上本地银行的职员之后就再也没有过像今天这么敏感。今天是个怪日子，乔伊干脆把一切退给了天气，今天湿度比昨天涨了一倍呢！真是见鬼！

这样想着，乔伊感觉轻松了许多，他把空酒瓶小心地摆在墙角众多空瓶的旁边，回到沙发变一屁股坐了下去，挪了挪屁股来把姿势调整到最舒服的状态，然后满足地吸了一口混着砂石味道的空气。

电子表上黑底红字清清楚楚地写着2:20 PM。

他忽然间感觉有些东西不对劲，让他浑身难受。他转了转头，这才发现电视屏幕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被一大片雪花替代，嘈杂的电流声吵得他十分难受。正当他惊异于面前这在现在已经几乎不可能见到的现象时，电视忽然恢复了正常，可里面的众多语调恼人的达人秀评委已经被一个人代替。他一眼便看出这是现任的美国总统。荧幕里的人顿了顿，面向镜头，用他那种特有的沉着而充满磁性的声调说了起来，“公民们.....”。当时自己可就是冲着总统的音调投了他一票，乔伊心不在焉地想着，没有注意总统的发言，“一定又是什么紧急事件吧.....”可三分钟后，他的瞳孔重新聚焦在了荧幕：“我们必须很遗憾地宣布，即便使用现代

最顶尖的技术，此次的陨石群依旧是无法规避的。根据天文部数据显示，陨石群最晚在今日晚10时撞击地球，首当其冲的是，美国南加州.....”

寂静。

无休无止的寂静。

没有颜色。

只有我。

这世界.....只有我。

总统沉稳的音调渐渐消失，变成毫无意义的杂音。四周的景物渐渐远去，模糊，仿佛只有他一个人。乔伊感觉自己的脑子一定是受压过大而崩溃了，就像是电脑主板烧坏了那样。这一霎，他没有想到父母，没有想到艾米丽，唯一出现在他脑海里的，竟然是“我的根汁啤酒该怎么办”。

几秒种后，一切声响，色彩，光线，气味猛地轰然而至，将原本似乎漂浮空中的乔伊狠狠地打下地面，仿佛这就是现实的重量。电视里的总统依旧沉稳地说着，“鉴于此次天文灾害的突然性，严重性和全球性，各国政府已承诺对各国公民宣布此消息，你们有权获悉自己的命运，公民们”总统顿了顿，深吸了一口气，似乎这一口气被他吸入了肺，却化成水从眼角里流了出来。他看向镜头，一字一顿地说道：“愿上帝保佑美利坚”。

镜头剧烈地摇晃了起来，伴随着压抑的哭声，画面瞬间转为雪白，不一会便又回到了达人秀的现场，可评委和观众们现在的笑声却显得荒诞而诡异。

乔伊知道，他在看的是免费版的达人秀重播，不过他已经不在意了，他似乎在知晓了陨石到来的消息后便什么都不在意了。他的大脑开始不由自主地回忆起很多事情，他想到自己故去的老爸抽烟卷的样子，想到艾米丽明亮的眼睛和随意的刘海，想到童年的沙皮狗打哈欠.....他瘫在沙发上，漫无边际地回忆着。或许就这样在回忆中死去也不是那么糟，他想。

于是他偏过头，看着电子钟的红色数字一分钟、一分钟地增加，一边继续着他的回忆。他听到外面嘈杂的声响，疯狂的大笑和肆无忌惮的呻吟，间杂着枪声和叫骂。他闭上了眼睛。当时钟的数字跳到4：12时，乔伊脑中的其他事物都开始模糊起来，只有艾米丽越来越清晰。

他忽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，像是一种感召，却又是心底的一股力量在推动着，他被推着，也在被拉着。放在中世纪，我会叫这个感觉为神启，乔伊想。在那一瞬间，乔伊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。

他拉开抽屉，抽出一张纸，从笔筒里拣出一支最好用的钢笔，一屁股坐下便停也不停地写了起来。这时候，时钟上的数字写着4：13。

一个小时又二十五分钟后，乔伊手里拿着三张正反写得满满当当的信纸，一手撑开信封把信塞了进去。封好信封，他小心地在收信人一栏里用花体字写下，艾米丽·夏罗。

乔伊穿上衬衫，系好领结，穿上最好的西装，梳好头发，开门走下楼去。

乔伊穿过了三个路口，被流弹擦伤了肩膀，在一个暗绿色的邮筒前停了下来。

乔伊掀开铁盖，将这封浸透他所有爱意的信滑了进去，然后小心地盖上了铁盖。

乔伊知道，这封信永远，永远也不会到达艾米丽的手中，不过他不在乎。

因为过了今晚，便没有明日了。

乔伊在枪声与火光中点着烟踱回了他三楼的四十平米出租房。

二

孙辰知晓陨石到来的消息时，嘴里的烟斗连抖都没抖一下。听完后他平静地关掉了电脑，回到厨房刷起了盘子。他是随着父辈来到加州的中国移民。自小家里的教育让他在过小的年纪接受了过深的思想，沉浸在老庄里的孙辰自然和同龄人有着一道不可跨越的鸿沟。长大后，他寻得了一个所谓的夕阳职业——邮递员。因为他始终坚信纸与墨能承载的东西远远超过了光和电。他并不太在乎这个岌岌可危的职业地位和微薄的收入，对于他来说，只要可以养活自己，什么工作都无所谓，因为他已经在漫长的五十年的岁月里越走越深。一次，偶然造访的同事对于他过于规律的作息开过玩笑，“孙，假如明天是世界末日，你也会在下午把午饭的盘子刷的干干净净吗？”当时他不假思索地说，“放心。即使世界明日终结，我也会一切照旧的。”

现在，他讽刺地履行着他的诺言。不过这是真话。孙辰的性格本身就不遭热烈奔放的加州民风感冒，所以即使他常常默默无闻地帮着帮那，也有一部分人对他不甚喜欢。孙的眼睛很深，喜欢他的人说他的眼睛里有星空，不喜欢的人说他的眼睛空空洞洞。

孙辰洗完碗，依着往常的习惯看了三个小时的书籍，然后摘下大号的老花镜站了起来。他换好工作装，下楼向公司走去。

公司的门被砸坏了，本该来搭孙辰一把手的员工也不见人影，孙辰在远方的枪声中等了五分钟，然后开出了他的邮递车。一个路口一个路口地，他下车打开邮筒锁，将里面的信件取出来。不过今天几乎所有的邮筒都是空的，只有一个除外：二十七号大道的邮筒里有一封寄往同样南加州M市的信，收件地址离这里只有五公里远。

为了这封信，孙辰回到车里，一丝不苟地开向收信人所在的方向。

一个小时后，孙辰在一幢别墅旁停下了车。邮筒已经被砸坏了，所幸别墅似乎并没有遭到什么攻击。孙辰只好走到门前扣了扣门。

“您的信。”他喊道。

门开了。与一个身材娇小的女人一同扑面而来的还有一首节奏疏离而癫狂，一听就不是孙辰喜欢的类型的歌。女人有着明亮却略显忧伤的眼睛，额头前刘海散乱。

“谢谢您。”她有些犹豫地接过了信。

她本要关门的手在看到寄信人名字的时候僵住了。孙辰感觉到了异样，便回了头，他这才看到女人跪在地上，大滴的眼泪无声地洒在信封上，洇开了墨水写就的“艾米丽·夏罗”漂亮的花体字母。孙辰一时有些呆住了。

“先生，拜托您，拜托您，能不能顺路带我一程，求求您了，无论多少钱！”女人忽然抬起头咬着嘴唇直直地盯着孙辰，“我必须回去。”后者停了停，问道，

“回到哪里，小姐？”

“这里！”女人手指按着信封上寄信人的地址，指甲与牛皮信封摩擦着，发出令人牙酸的吱吱声。

“那首歌叫什么名字？”上车时，孙辰忽然问了一句，他发现自己莫名有些喜欢这歌的旋律。

“California Dreaming。”

女人红着眼回答。

三

电子钟的数字精准地写着7:29 PM。

屋里没有开灯，因此乔伊手指间夹着的烟头显得尤为明亮。他模糊的影子动了动，烟头在黑暗中骤然一红，然后便迅速暗淡下去。

乔伊看着窗外渐渐升起的繁星和远方的火光，夜色温柔。

他是在大学里遇见了艾米丽，那是的她就像一只天使闯进了他的生活，那原本只能靠着诗歌与哲学才能勉强维系的小小世界。他们很自然地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，一切都很完美。

直到有一天乔伊发现他已经无可救药地爱上了艾米丽。而就在那一瞬间，他觉察到了自己渺小而卑微的存在，相比之下，艾米丽则像是耸立远方的圣像，让乔伊觉得自己能与之成为朋友已经是无法想象的奢求，更妄图恋人。于是他愈加小心，愈加胆怯敏感，渐渐地连艾米丽也开始询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。他则以各种借口搪塞，在相处中也不时地显出强烈的妒意和莫名其妙的怒火，时常闹得二人不欢而散。渐渐地他们不再说话，不再来往，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

乔伊追悔莫及。

但他自傲的性格使他不甘心低头认错，便靠自己七分诗才三分相貌在大学里广交女友，试图重新吸引艾米丽的注意，可艾米丽再也没有看过乔伊一眼，尤其是乔伊身边有女友相伴的时候。

于是稀里糊涂地毕业，稀里糊涂地找了工作，因为这个缘故乔伊在学校的成绩无缘上游，只能勉强在银行找了一份下级公关工作。毕业的时候他没有问艾米丽的去向——他想忘记一切。

可七年后的今天像是一个赤裸裸的耳光打在乔伊的脸上：他还是忘不了艾米丽。他偷偷查到了她的住址，她的工作，她的一切。最重要的是，他至今还是单身汉一条。

也只有在世界的最后一天，才有勇气和她表明心意吧。乔伊自嘲地想着，靠着窗户举起了最后一瓶根汁啤酒。他一仰脖，饮下了整片星空。

这时他听见了他最喜欢的旋律，California Dreaming，从楼下刚刚停下的邮局车里传了出来。看到暗绿色的车身，他的心脏几乎漏掉一拍，可转瞬他便释然了：绝无可能的。这一定只是某个丧心病狂的劫匪抢来的车。这么想着，可乔伊内心深处却蒸出一丝静默的渴盼。

门铃响了。

他顿了足足三秒钟在急匆匆跑了过去，中途还被电视机撞了一下肋骨。

他呲着牙嘶嘶吸着冷气，一边叫到“来了”。一面打开门，他倒要看看是什么来夺走他最后一刻的生命。

这劫匪真礼貌，竟然懂得敲门。

乔伊超然地想着，打开了门。

接下来的四秒钟里，乔伊像一尊石雕，一点都没有动。

门外的艾米丽也是。

只有吵闹的California Dreaming流动在两人七点四五厘米的空气之间。

艾米丽率先反应过来。她狠狠地打了乔伊一巴掌，然后便再也抑制不住，像一只小猫一样软到了乔伊的怀中，呜呜地哭了起来。

乔伊只是狠狠地抱着艾米丽，仿佛一松手便再也找不回。他贪婪地呼吸着有她气息的每一寸空气，泪水打湿了手背，他毫无知觉。

“我本来一点也不怕的。”

“我也是。”

“但我们将永远在一起。”

“是的。”

乔伊像是第一次看着这双明亮而忧郁的眼睛一般，他轻轻地摩挲着艾米丽的脸颊，却莫名的犹豫了一下。艾米丽则闭上眼睛一口吻住了他。

California Dreaming疏离癫狂的旋律响彻夜空，车里的孙辰支着下巴若有所思。

远方蓦然腾起一朵炽红的焰光，繁星开始了最初也是最后的坠落。

时钟上的数字清清楚楚地写着：8:29 PM。